



蘇聯人民怎樣改造自然環境

張靜飛編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這是一本寫給青年學生讀的書。它全面地、生動地、簡要的、介紹了蘇聯面貌的巨大變革，並且指出了這些成就對中國人民，世界人民的偉大意義。我們從這些具體而生動的描述中可以充份認識蘇聯人民幸福的源泉與中國人民前進的正確方向。本書並附有蘇聯人民改造自然現勢的圖解，幫助讀者更明確地了解蘇聯人民改造自然的全貌。

張靜飛編

蘇聯人民怎樣改造自然環境

中華書局出版

* 版權所有 *

蘇聯人民怎樣改造自然環境 (全一冊)

◎ 定價人民幣二千八百元

編 者：張 靜 飛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錢糧胡同六十六號

編號：16190

(53, 京型, 32開, 36頁, 38千字)

1953年9月初版

印數(滬)1—10,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目次

寫在前面·····	五
一 歷史的回顧·····	七
沙俄時代	
破產的國度	
真實的故事	
二 蘇維埃政權與自然環境的改造·····	一四
人怎樣成爲自然界的主宰	
蘇聯的九天與沙俄的一年	
寶庫的門向人民開着	
千百萬人民共同努力	
三 蘇聯人民怎樣改造自然環境·····	二三
五海通航的實現	

蘇聯人民怎樣改造自然環境

四

第聶伯河——斯達漢諾夫式的工作者

黑土草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伏爾加河會更美麗

將沙漠改造成花園

蘇聯人民征服了北冰洋

既能防旱又能防澇

蘇聯地圖上新的小圓點

蘇維埃政權下的新的田野

強迫鄂畢河倒流

四 蘇聯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意義……

鮮明的對比

我們要學習蘇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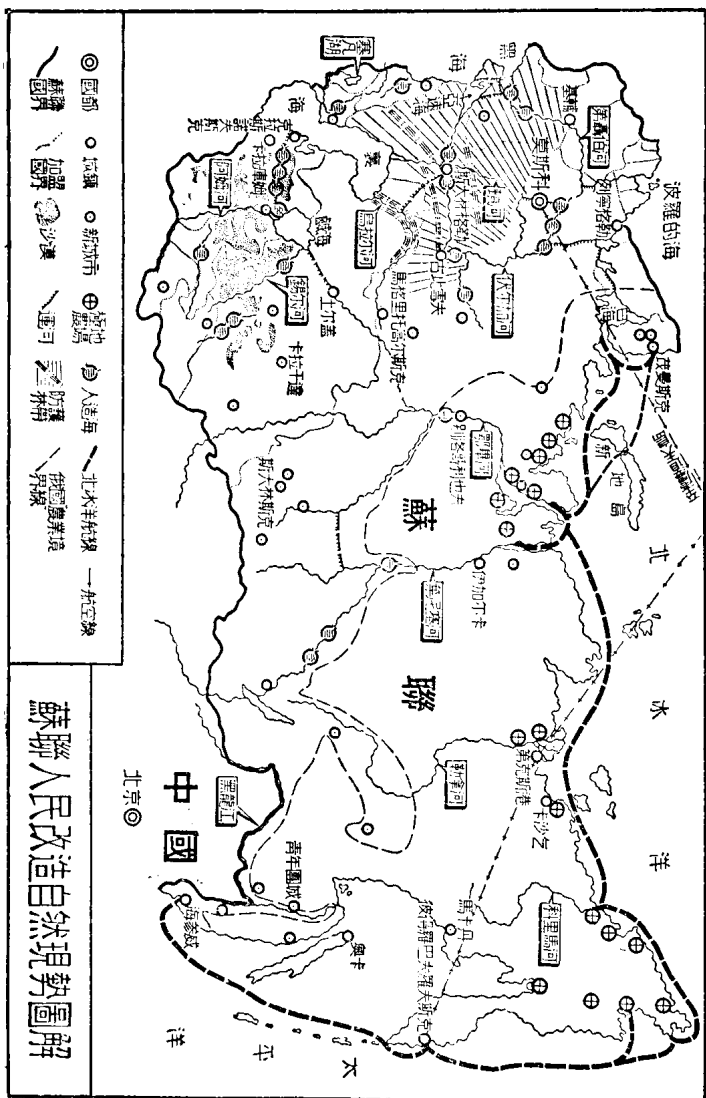
寫在前面

這本冊子是由「中蘇友好月」中一篇講稿改寫成的，開始在長沙市第一中學講，接着又在湖南人民廣播電台播講了一次。青年們很樂意——不，應當是渴望——知道偉大的蘇聯的情況，因此我就將它整理出來，獻給新中國的青年。

蘇聯人民改造自然環境的偉大成就，一方面用事實粉碎了地理環境決定人類活動的反動理論，證明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下面，人類能充分發揮創造性的勞動，改造自然環境；一方面蘇聯的事實為新中國的偉大建設提供了寶貴的藍圖。在和平陣營力量日益強大，帝國主義更加削弱但仍然叫囂着侵略戰爭的今天，認識蘇聯改造自然的輝煌成績，就不單純是地理知識方面的問題了。

我想避免用繁多的數字和枯燥的語句來寫這本小冊子，這一願望實現的程度如何，希望讀者能多提些意見。

張靜飛 一九五三年三月長沙一中



一 歷史的回顧

沙俄時代

從「阿芙樂爾」巡洋艦炮轟冬宮的日子起，蘇聯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不僅改變了俄國歷史，而且改變了俄國的地理面貌。

沙俄時代的歷史是俄國人民一部辛酸、悲慘和奮鬥的歷史。地理面貌則是一幅落後、貧困和災難交織成的圖畫。三十多年來，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的蘇聯人民，在那個集中了人爲的貧困與罪惡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幸福的國家。人民擺脫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把落後的俄國改變成最先進的國家，成爲全人類的和平與繁榮的燈塔。

以前，就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國詩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寫過俄國農民貧困的根源：

「工作時是你一個，

但到工作剛剛結束，

瞧吧，就站着三個分有者：

上帝、沙皇和領主。」

沙俄時代的封建剝削，就像一根纏在廣大農民頸子上的吸血管，吸盡了農民的血汗，使農民們一個接一個、一羣接一羣的倒下去。更多的農民像牲口一樣全家拖着極原始的木犁在田地上爬行，爲了平均每畝只能收割八、九十市斤的穀物而辛勞工作，可是其中的一半以上要白白地送給地主。烏克蘭作家米哈伊洛·柯丘賓斯基寫得好：「土地，你是多麼豪華……人民愉快地給你種五穀、染綠色、插花朵。人們愉快的給你耕耘。只因你不支持窮人，你就不好了。你的美麗是給富人欣賞的，你給富人吃的和穿的，你只把窮人送進墳墓。」

在廠礦裏，俄國工人的生活不會比農民好一些。沙俄時代頓巴斯礦工的形象使我們很難相信他還是一個活着的人！他們被強迫替資本家掙錢，被剝削者當做同礦井上的瘦馬是一類的「動物」。

一九一三年，算是沙俄時代生產最繁榮的年頭，但在當時世界工業生產品總產量裏，俄國只佔百分之二點六！工業大部份是生產消費品的輕工業，集中在當時國都彼得堡一小塊地

方，非俄羅斯民族住的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很難有一個冒煙的煙囪出現。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俄國的工業設備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工業生產的技術水平也非常低，平均要三個半俄國工人的生產量才抵得上當時美國一個工人的生產數字。這些，是不是沙俄工業落後的全部情況呢？不，不會是這樣，因為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在俄國落後得可憐的工業中，有很多還是被外國資本家所掌握的，比如四分之三的鋼鐵工業和頓巴斯煤礦，一半以上的巴庫石油以及全部的電力機械工業，等等。因此，巴庫油田與倫敦的關係是超過油田與當地人民的關係的，就像舊中國時期大冶鐵礦與日本的關係超過大冶與湖北人民的關係一樣。更嚴重的是在十月革命年代裏，由於反動資本家的破壞，一九一七年大工業的生產品甚至比一九一三年還要少百分之三十七點三。

接着四年的帝國主義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更艱苦的長期內戰和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圍攻發生在蘇維埃俄國國土上。反動派用盡一切陰謀詭計，甚至明目張胆的要想扼殺這個新生的人民政權，從喀琅斯塔得到庫頁島，從茂曼斯克到黑海邊，連俄羅斯的心臟地帶——伏爾加、烏克蘭、莫斯科外圍……都被硝煙、饑餓、傷寒、叛亂的陰霾所覆蓋。當時，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宣佈全國是軍營，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公告：「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黨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與國內外反動派進行艱巨的鬥爭，直到完全勝利。

破產的國度

在沙俄三色旗下有權勢的人物，是那些親王、公爵、廠主、牧師、將軍和地主們，沙皇是他們那個集團利益的最高代表。由於那個反動集團的貪婪和迫害，土地一天比一天貧瘠下來；整塊的森林被砍伐得乾乾淨淨，就像陶庫恰耶夫在「我國草原的現在與過去」一書中所講的，肥沃的黑土草原也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加受到旱風毀滅性的影響；乾燥地區灌溉系統中流來的已不是清泉，而是隨着沙皇「討伐隊伍」帶來的無邊的沙礫！那班吸血者浪費了天然的財富，摧毀了無數代勞動人民的辛勤成績，以致可怕的天災接二連三的侵害俄國人民。自然災害橫掃過黑土帶、中亞細亞、西伯利亞以及整個俄羅斯遼闊的國土，肥力旺盛的土地竟被稱爲「饑餓的草原」！

荒年越來越多了。俄國在十八世紀有三十四個荒年，後來的一百年加到四十個，到二十世紀，幾乎是第二個荒年的頭接着第一個荒年的尾，一九〇一、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一九〇八、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都有旱災。即使是美麗的伏爾加河兩岸，荒年也不會減少。最肥沃的黑土帶成村成縣的人民被餓死了；在「茫茫的」西北利亞，平均每一個農

民家庭在荒年裏要吃七十斤以上的樹皮和樹汁。在沙俄的暴政下，千百萬人民不得不遷移，將不可知的未來寄託在不可知的地方：「在家鄉，我們一定會餓死，在邊區那邊，我們或許不會餓死吧？」

這些，就是蘇聯人民從沙俄那裏得到的可憐的「遺產」——該是一片多破爛的廢墟呵！斯大林同志指出俄國的特點是：「技術落後的和半赤貧的、破產的國度。」在這片廢墟上建立起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經過多少艱辛的路程呢？但事實證明，蘇聯人民畢竟在沙俄的廢墟上樹立起幸福的人間樂園，而且在繼續努力推動蘇聯向更美麗的共產主義社會邁進。

真實的故事

烏克蘭越來越嚴重的旱災，給第聶伯河畔華麗教堂中的牧師增加了「功課」：「主啊！請賜給俄國臣民以甘露……」。外面，河水激流的怒吼吞沒了這些偽善者的囁語。

情勢確實越來越嚴重了，在千百萬人民的憤怒下，年老的俄國公爵不能不召集一個會議，來研究所謂在第聶伯河興修水閘的問題了。

公爵豪華客廳裏的會議是照老樣子進行的。各處送來的關於水閘設計的計劃書，依據當地政府保管人員的報告，是必得要再撥一間房屋才能放得下了。

照無數次公爵別墅會議的經驗，有幾項原則問題始終不能得到協議，在俄國那個時代，也是永遠得不到一致的結論的。第一，關於水閘開址設置地點的問題。設立水閘就得抬高水閘上游的水位，那必定要淹沒一小部份土地。但根據水閘設計調查隊的報告，他們從第聶伯河口一直走到河源，沒有發現那怕是一小塊土地，也沒有不是屬於親王、公爵、廠主或地主老爺們的。地主老爺們結成一個集團，頑強而有依靠的表示：私有莊園「神聖」不可侵犯！對於廣大人民有更多利益的事，他們連想也不願想。第二，誰來經營這個事業呢？彼得堡的、莫斯科的、基輔的企業主都不敢一試身手。一連串的問題在他們賺錢第一的原則下團團轉：水閘哪年修得成？要花多少資本？利潤有多少？在俄國，即使是廉價的水力電，能賣給沒有馬的、沒有麵包吃的農民嗎？破煙囪的工廠能開工嗎？彼得堡的外國電力公司老闆不反對嗎？頓巴斯的法國、比利時的股東不干涉這種競爭嗎？「天咧，餓死些窮光蛋有什麼了不起呢，」資本家都堅持這個法則，「不保證能賺錢的事情我們決不幹！」第三，水閘築成後，私人的……。

俄國的勞動人民，連烏克蘭人民也在內，實在不可能再等待像這樣的生活和「討論」了。人民都不能依照老樣子生活，反動統治者也不能照老樣子統治下去了。人民要驅逐造成災害的沙俄反動統治者，人民要驅逐死亡，要掃除災害，要征服自然，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暴風雨來了。偉大的十月革命像一道強烈的閃電一樣，照明了俄羅斯的田野，結束了沙俄時代的一切黑暗的日子，緊接着而來的是燦爛的黎明。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成長了，日漸壯大了。

二 蘇維埃政權與自然環境的改造

人怎樣成爲自然界的主宰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人剝削人的極不合理的制度在蘇聯消滅了。反動統治者捏造的資本主義制度萬古不變的神話也隨着破產了。歷史本來是勞動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也是人民創造的，可是極不公平的制度會長期存留在俄國，現時還殘存在資本主義世界。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統治着的世界，勞動人民祇得到他們創造的財富的極小部份，絕大部份被剝削階級不勞而獲。在這種情況下，勞動人民爲着一片麵包而辛勤工作，很少可能去改造自然。相反的，由剝削階級組成的反動統治集團並有意的製造自然災害，將剝削制度造成的苦難和罪過全部推給自然環境，就像沙俄的情形一樣，以便進一步欺壓人民，從中取得暴利。

蘇聯人民有了黨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社會，她和封建主

義、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根本不同。在這個社會裏，斯大林憲法規定了土地、地下富源、森林、廠礦、銀行、交通工具等都是全體人民的財產。社會主義的所有制雖有國有的和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的兩種形式，但不管哪種形式的財產所有制，蘇聯是剷除了一切剝削的行爲，建立了各民族團結、平等的、在單一的計劃經濟下的，爲着實現全體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前進的社會。在這一種共同目標下的團結關係，自然產生了蘇聯人民在道德上、政治上的統一。因爲蘇聯全部政權是屬於城鄉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成爲新社會的主人，從此擺脫了貧困，走上幸福的道路，使得征服自然的工作有了無限的可能。恩格斯講過：「當人們一旦成爲本身社會存在的主宰時，他們也就會成爲自然界的主宰。」無數的事實證實了恩格斯的指示。在蘇聯，即使過去受沙俄迫害最深的非俄羅斯民族也掌握了改造自然的奧妙。他們從游牧人的馬鞍跳到運用複雜的機器；烏茲別克的婦女也除去了面紗，走進工廠；哈薩克人從巫醫的祭壇上轉入精巧工程師的實驗室；獵人、牧羊人、農民都變成了技術工人、工程師、農學家了。在蘇維埃政權教養下的新型人民大大不同於在沙俄時代的情況了，蘇聯人民在大自然面前已經不再會是矮子，而是改造自然的巨人了。

蘇聯的九天與沙俄的一年